

寂静深处
有人家

Twentine / 著



Twentine / 著

寂静深处
有人家

Twentine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寂静深处有人家 / Twentine 著 .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2016.12

ISBN 978-7-5500-1881-5

I . ①寂… II . ①T… III .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0517 号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E-mail bhzwjy0791@163.com

书 名 寂静深处有人家
作 者 Twentine
出 版 人 姚雪雪
出 品 人 刘运东
特约监制 肖 恋
责任编辑 余 荏 晏仁琼
特约策划 肖 恋
特约编辑 萨 萨
封面设计 小茜设计 ■ Mintia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680mm × 970mm
印 张 18
字 数 330千字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书 号 ISBN 978-7-5500-1881-5

赣版权登字 : 05-2016-27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一章	初遇	001
第二章	书院	027
第三章	裴芸	046
第四章	教训	074
第五章	拜访	097
第六章	亲事	128
第七章	凌花	146
第八章	动情	172
第九章	失恃	196
第十章	家业	225
第十一章	盖头	242
第十二章	归来	258

第一章
初遇

Ji Jing Shen Chu
You Ren Jia

大年初一那一天，袁飞飞把自己卖了。

不过可惜的是，她卖得不太顺利。整座崎水城都沉浸在过年的氛围里，大街小巷挂着满满的红灯花彩，没人注意到大街旁那个脏兮兮的小孩。

袁飞飞学着以前那些卖身的人，往自己头上插了根草标，歪歪扭扭的。

入夜了，崎水城照旧灯火通明，街上热热闹闹。

天气十分寒冷，袁飞飞紧了紧身上的衣裳。说是衣裳，不过是一堆捡来的破布堆在一起罢了。

马半仙死后，袁飞飞是有机会拿身新衣裳的，不过她寻思了好长一段时间，终究还是给这尸首留了一身裹身布。她想的是，万一自己没卖出去，这马半仙连个棺材板都没有，总不能光着身子埋了。

一开始袁飞飞是蹲在街边的，后来蹲累了，她干脆靠着墙坐了下来。闲着无趣，她从脑袋顶上掰了半根草标，叼在嘴里。

舌头上沾上了土腥味，袁飞飞朝旁边啐了一口。

这一口吐得干脆，也吐得阴狠。

又过了一会，袁飞飞干脆站起身，准备拔了草标回去。

她手都抬起来了，忽然一道声音传过来，“这是……卖身呢？”

袁飞飞转过头。

对街是家酒楼，袁飞飞特地找这么个位置，一是觉得这里来往人多，容易碰到买主；二是这蓬荟酒家大业大，冬日里火盆烧得旺，隔着一条街都能感觉到暖风。

袁飞飞抬起脑袋，看着面前的几个人。

她耸了耸鼻子，嗅到满身的酒气。

这是刚从蓬荟酒家出来的酒客。

“洪大哥，怎的了？”

袁飞飞扫了几眼，这几个人高矮不一，却通通劲身扎实，瞧着像武夫。

打头的这个好像是众人口中的“洪大哥”，中年模样，体态结实，裹着一身深色大袄。

可能是醉了的原因，他的眼神飘飘忽忽的，得半弯着腰才能盯准袁飞飞。

“你，”洪大哥刚说一个字，打了个酒嗝，又接着道，“你卖身？”

袁飞飞被熏得忍不住打了个喷嚏，然后点点头。

洪大哥又问了一遍，“你卖身？”

袁飞飞紧紧看着他，“卖！”

洪英被她一喝，怔了半晌，眯着眼睛看着袁飞飞，道：“你多大了？”

“有十岁了。”

“喊！”洪英不屑一笑，直起身子。“小孩子家家不老实，还撒谎。”他又打了个嗝，招呼着后面几个人，“走了走了。”

袁飞飞顿时急了，一下子跳到洪英面前，拦住他，“怎么不买？”

她年纪小，声音脆生生的，洪英听着这嗓子，酒醒了半点。他垂着眼，看着袁飞飞道：“我再问你，你多大了？”

袁飞飞不敢再说谎，道：“八岁。”

“嗯，”洪英点点头，又道，“你怎的大过年的卖身？”

“我要钱！”

“哈！”洪英哈哈一笑，道，“知道你要钱，要钱来做什么？”

袁飞飞不说话了。

洪英摆摆手，又准备走。

袁飞飞拦着不动地方。

洪英身形高大，赫然站在袁飞飞面前，像一座大山一样。他低下头，垂眸之间，刚好与袁飞飞四目相对。

一眼之下，洪英的酒又醒了半分。

唷，好利索的一双眼睛。

袁飞飞身上脸上脏得不成样子，可偏偏一双眼睛黑白分明，盯着洪英，丝毫退缩都没有。

“买我，我力气大，能干活！”

洪英被逗乐了，“力气大？”

袁飞飞被他一笑，脸有些挂不住，大叫道：“你不信，我去砍树给你看！”

“不用了。”

袁飞飞还要说什么，洪英伸出手，打断她道：“小丫头，我既问了你，便是打算买下你。”

袁飞飞眼瞧机会来了，马上道：“二两银子，差一钱都不行！”

洪英嘿嘿一笑，道：“银子不是问题。我问你，你还有家人没？”

袁飞飞：“没有。”

“好。”洪英点点头。

这时，他身后的几个人讲开了。

“洪大哥，你醉了，买什么丫鬟啊。”

洪英摇摇头，“不是我买。”

一个大汉道：“不是你买是谁买？”

洪英往后看了一眼，简单说了两个字，“张平。”

袁飞飞不明所以地看着他们。

那大汉愣了一下，道：“给张大哥买丫鬟？”

洪英“嗯”了一声。

“这……”

洪英转过头，看着袁飞飞，道：“小丫头，二两银子，我不与你签卖身契，你老老实实待五年，怎么样？”

袁飞飞瞪着眼睛，“不签卖身契，你不怕我跑了？”

“哈哈。”洪英爽朗一笑，道，“不怕。”

袁飞飞果断点头，“好！我不跑！”

洪英道：“你跟我来。”他又转身对身后的人道，“你们先走，我将人送去便来。”

那几个大汉走后，洪英走在前面，带袁飞飞朝南街走去。

路上，洪英道：“小丫头，你叫什么名字？”

“袁飞飞。”

“袁飞飞……”洪英在嘴里念了一遍，道，“你知道我为何要买你？”

“不知道。”反正买了就好了，袁飞飞心想，等拿了银子，就给马半仙买个好棺材葬了。

洪英道：“我买你是要送给我一位好友。”

卖谁不是卖，袁飞飞不怎么关心这个，没出声。

“他家中只有他一人，而且……”洪英顿了顿，又道，“我这好友口不能言，你要懂规矩。”

袁飞飞瞄了他一眼，“哑巴？”

洪英皱眉，正色道：“我说了，你要懂规矩。”

袁飞飞噤声。

洪英怕吓到她，放缓语气道：“不过你也无须多虑，他是个好人。”

袁飞飞点点头。

谈话间，他们已经来到南街街尾。袁飞飞打量了一下周围，这里离城中远了，人也少了许多，走在街上有些寂静。

洪英领袁飞飞拐进一个巷子，往深处走，袁飞飞嗅到了一股浓浓的铁器味。

而后洪英毫无预兆地停下了，袁飞飞没反应过来，一下撞到他身上。

洪英转过头，对她道：“过一会儿，你得帮我一下。”

“怎么帮？”

洪英道：“我这个好友应是不愿与外人接触，平日连个小工都没有，我这样贸然给他买个丫鬟，他定不会接受。”

袁飞飞睁大眼睛，“他不要你就不买了！？”

“不不。”洪英摇头道，“买是要买的，所以让你帮个忙。”

“你说。”

洪英道：“张平面虽冷，不过心肠不坏，你要装得可怜一些。”

袁飞飞毫不犹豫地点点头，“好！”

洪英还想补充点什么，袁飞飞道：“走吧，他肯定会留下我的。”

洪英愣了一下，看着袁飞飞道：“你怎的这般笃定？”

袁飞飞斜眼看他，“等下我让你走的时候，你听我的。”

洪英“呵”了一声，接着往前走。

最后，他们来到巷子最深处，半截的青石阶，灰黑的墙壁，这与一般住户的院子不同，倒好像是间作坊。

洪英走过去，叩了叩门。

袁飞飞老老实实地站在后面。

没过一会儿，袁飞飞听见里面有脚步声传来，越来越近。

吱嘎一声，门开了。

袁飞飞看着里面出来的人。

与洪英相同，他身形也很高大，不过或许是身着单衣的缘故，他看起来没有洪英那般魁梧。

洪英见了他，立马笑了起来。

“张平兄弟，老哥来看你了。”

那个被唤张平的人对洪英点了点头，侧过身，示意洪英进屋。

“不忙不忙，老哥带了个人来，你瞧瞧。”说完，洪英让开身，在后面站着的袁飞飞往前走了两步。

张平看见袁飞飞，又看回洪英。

洪英道：“你这作坊活不少，人却不多，老哥见你这几年辛苦，给你买了个小工打下手。”

张平听完，摆手。

“你帮过我大忙，千万别同老哥客气。”

张平摇头，同洪英比画了两下。

洪英又道：“你先把人收下如何？”

张平还是摇头。

袁飞飞一直看着这个叫张平的人。

马半仙还活着的时候同她讲过，瞧人先瞧气。张平深额峰眉，高鼻硬唇，脖颈硬实，喉结突出。看着他，再嗅着这周围散着的、若有若无的铁器味，总让袁飞飞觉得骨子里发寒。

想起马半仙，袁飞飞小小年纪里，又觉得有些惆怅。

马半仙捡她回来，半拖半拽地拉扯了五六年。虽然自打她会说话便一直叫他“驴棍”，但是她对他还是有感情的。

唉……

没等袁飞飞惆怅完，那边洪英已经败下阵来。袁飞飞瞧着苦劝张平的洪英，不管他如何说，张平都是一副表情，明确地拒绝。

“张平兄弟，你怎的这般固执呢？”

张平比画了几下，洪英刚想再说什么，只听身后啪叽一声，随后是一阵惊天动地的哭号。

“爷，你可怜可怜小的啊——”

洪英目瞪口呆地看着跪在地上的袁飞飞。

她何时哭成了这副模样。

袁飞飞本来便年纪小，人也瘦弱，加上这满脸的眼泪，无声地啜泣，整个人在月色下显得可怜得不得了。

“我爹死了，我娘也没了，爷，你要不买我，那我也活不了了！”袁飞飞清脆的声音夹杂着哭腔，在夜色中分外凄厉。

洪英偷偷看了一眼张平，发现他定定地看着跪在地上的袁飞飞。

洪英试探道：“张平兄弟，你看这丫头这么可怜，你便留了她吧！”

张平目光深沉，看着袁飞飞，似是在思虑什么。过了好一会儿，他终还是摇了摇头。

洪英见这也不行，一时也没了主意。

袁飞飞也看见了张平摇头，她一咬牙，转过脸朝洪英哭道：“恩人，看来小人身贱福薄，注定命丧寒天，你走吧！”

“可……”

“你走吧！”袁飞飞眶当一下给洪英磕了个响头。

洪英一个激灵，想起刚才袁飞飞的话，无奈地点头道：“也罢，也罢了。”他转头对张平道，“你既不愿留，老哥也不勉强，我这就走了，你多多保重。”

他欲走之时，张平忽然拉住他的胳膊，另一只手指了指袁飞飞，又比画了两下。

洪英叹气道：“我怎么收留？我家中已有丫鬟，再买一个也养不起她。唉，

可怜这孩子命薄，也没办法。”说完，他摆摆手，顺着巷口离开了。

张平手指扳紧门框，站了一会儿，终是狠了狠心，关上房门。

这回轮到袁飞飞目瞪口呆。

那洪大哥不是说他是个好人吗？

呸！袁飞飞恨不得破口大骂，跟那马半仙一样，全是江湖骗子！不过……

袁飞飞坐在地上，心里回想刚刚张平最后看她的神情。

那双眼睛她形容不出，但绝对跟马半仙那飘忽游离的眼神不一样。他的眼睛就像……就像……

袁飞飞还没想出个所以然来，门又开了。

她抬起头，张平站在门口，看着袁飞飞，而后，慢慢侧开身，让出一条进屋的路来。

袁飞飞睁大了眼睛。

张平以为她不懂，伸手朝门里比画了几下。

袁飞飞站起来，大声道：“你要我了？”

张平缓缓点点头。

袁飞飞心里一喜，脸上不由得笑出来，嗖一下从地上蹦起来，欢天喜地地冲进了屋子。

张平在后面默默地关好房门。

不远处的巷子角，洪英眼瞧着这一幕，也笑出了声，“好，好，好啊，哈哈。”

大年初一那一天，袁飞飞把自己卖了。

买下她的是崎水城打铁铺的主人，张平。

冲进院子后，袁飞飞站在院子中间四下看着。

这本身就是一间铁铺作坊。

院子里有三间屋子，一口井，还有两棵叫不出名字的老树。袁飞飞看见院子角落里堆着许许多多的铁块，形状不一。

这院子虽然不算大，不过也不小，中规中矩。虽是铁铺，不过打扫得很干净。

袁飞飞忽然转过头，盯着张平，“你就是老爷了！”

张平面无表情地站在她身后，听见袁飞飞的话，他摇摇头。

“我给你做丫鬟，你有事就吩咐我。”

张平静了一会儿，而后迈开步子往屋子里走，路过袁飞飞时，顺带拍了她的肩膀一下。

袁飞飞明了，跟着走过去。

推开房门，屋里比外面暖和不少。

袁飞飞心想，果然还是有房子住好。

张平关好门，搓了火，将桌上的油灯点亮。

房间的构造极为简洁，一张大木板床，一张桌子，一条长凳，角落里堆着一个大木箱，除此之外什么都没了。

哦，不。要说有什么特别之处的话，那就是张平的房间的墙上，挂着一张铁皮。

那张铁皮有几十寸大，整个就像是贴在墙上的一样，平整又光滑，半点凹凸都没有。

不过袁飞飞对这些毫不在意。她进了屋，自顾自地坐在凳子上。

张平看了她一眼，没有什么表示。他从床头拿来几样东西，摆在桌子上。

袁飞飞伸脖一看，是一沓粗纸，还有几小块炭。

张平拿着炭块在纸上写了点什么，拿到袁飞飞面前给她看。

袁飞飞正经看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

张平指了指纸张，好似在同她沟通。

袁飞飞脖子一歪，干脆道：“不识字！”

张平一顿，手指微屈，握着炭块没动。

袁飞飞也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于是伸手抓过那沓纸，捧在手里仔细看了几遍。

炭块写字本就难辨，加上袁飞飞认识的字一只手就数得过来，这纸在袁飞飞手里就跟鬼画符一样，她连是不是拿正了都不知道。

袁飞飞看了一会，又把纸放回去，抬头对张平道：“看不懂，你有什么吩咐？”

张平沉默。

袁飞飞猜了猜，道：“我去给你烧些水？做饭？扫地？……”

袁飞飞一个一个猜，张平都没什么反应。

最后袁飞飞也泄气了，后背一弯，堆在一起道：“我不知道了。”

张平转身往外面走，袁飞飞刚要站起来跟上，张平回手将她按在凳子上。

袁飞飞问：“你去哪呀？”

张平摇摇头，出去了。

袁飞飞一个人在屋里腹诽。以前马半仙带着她走南闯北，靠的就是一张嘴，给他一壶茶，他能讲一整天都不停。现在倒好，把自己卖给了一个哑巴，半句话都不会说。

袁飞飞一边想，一边伸手，拿手指头戳火苗玩。

丫鬟怎么当？

袁飞飞自打记事就跟马半仙生活在一起，基本没有见过有名望的人家。要说正经的丫鬟，她也就见过一次。

那次是马半仙冒充道士，给渠郡的一个员外家作法驱邪，她扮小道童，一路跟着打下手。

员外家有好多丫鬟，莺莺燕燕的，年岁也都不大。

袁飞飞还记得，她们走路慢慢地，说话轻轻地……

袁飞飞想得入神了，手上一时忘了动，火苗烧得久了，她低呼一声抽回手。

这时，张平回来了。

他端来一个不小的木盆，放在地上，又出去拿来烧好的热水，挽起袖子将热水兑在木盆里。

袁飞飞傻眼了。

“我来干！”她站起来，伸手去够水壶。

张平拉住她的手腕，将她推到一旁。

与此同时，袁飞飞听见低低的一声，那是嗓子无意识挤出的声音。袁飞飞盯着低头兑水的张平，心想：原来他还是能出点声的。

兑好水，张平抬头看着袁飞飞，指了指木盆。

袁飞飞道：“你让我洗澡？”

张平点点头。

袁飞飞心里乐开了花。她平日洗澡机会少，到了冬天更是一个月也难得洗一次，现下身上臭得不得了。她三下五除二，脱了个干净，毫不犹豫地坐到木盆里。

盆不大，不过她人更小，坐到盆里水也就刚好溢出去一点。

张平蹲下身，拿着一块布巾给袁飞飞擦身子。

袁飞飞太瘦了。刚刚穿着衣裳看不太出，现在脱了那一层又一层的破布，露出来的就是一把骨头。

头发一被浇湿，耷拉下来，她显得更弱小了，一个八岁的女娃，像五六岁的孩子一样。

张平抬起她脏兮兮的小脸，在她脸上蹭了蹭。

袁飞飞闭上眼睛让他擦。这人的手好大。袁飞飞心想，同马半仙一点都不一样。马半仙的手皱皱巴巴的，还惹嫌地留着老长的指甲，以前给袁飞飞洗澡的时候，免不了抠破这划破那。

张平就不同了。

张平的手掌骨节突出，宽厚有力，而且不知是不是打铁的缘故，他对力道的掌握极有分寸。袁飞飞被他一擦，直接在盆里睡着了。

张平来到坐在地上的袁飞飞身边，弯腰把她从地上拉了起来。

“老爷！”

张平又一顿，微微摇了摇头。

袁飞飞拍拍屁股，道：“我去刷碗了！”

她怕张平训斥她不好好干活，自己先跑回院子里。等她撸起袖子才猛然想起来，他不可能训斥她，他又不会说话。

袁飞飞闷着头偷偷乐。

原来哑巴也是有好处的。

刷好了碟子，袁飞飞又没事做了。她捧着碟子在院子里转悠，又不敢再去张平的房里瞧热闹。在她转悠了七八圈的时候，院门被叩响了。

“哎？”袁飞飞有些惊奇，跑到院门口，冲外面叫道，“谁呀？”

外面一道轻松的男声传来，“小丫头，是我。”

“恩人！”

袁飞飞听出了洪英的声音，兴致勃勃地踮脚开门。

洪英完全醒了酒，换了身大氅，整个人倍加精神。他开门第一眼看见袁飞飞，愣了一下，复又笑道：“丫头，干净了。”

袁飞飞嘿嘿一笑。

洪英伸手，在袁飞飞的脑袋上轻轻拍了拍，道：“下次问过主人意愿再来开门。”

袁飞飞“噢”了一声。

张平听见动静，从房里出来。洪英朝他一挥手，道：“张平兄弟，老哥来看你了！”他人高马大，打个招呼也底气十足，张平冲他点点头，把他往屋子里招呼。

洪英走了两步，转头对袁飞飞道：“傻站着作甚？还不快去泡茶。”

“好。”袁飞飞自己跑到厨房烧水。

洪英走上前，拍拍张平的肩膀，“来来，咱们兄弟进屋聊。”

张平同洪英进到屋里。

洪英坐到长凳上，搓了搓手，暖和了一下，“天真冷啊。”

张平点点头，也坐了下来。

洪英道：“张平兄弟，老哥……”他顿了顿，又道，“老哥昨日醉酒，给你平添了个小丫鬟，未讨你嫌吧？”

张平摇摇头，而后想了想，又冲他比画了两下。

她身世可怜，你救下她也是好心。

洪英看得一身虚汗，干笑两声，道：“对对，小丫头身世可怜，留她就算是积德了。”他怕张平再多问，连忙岔开道，“对了，她干活可还利索？她年岁小，

可能许多事还干不明白，你多留心提点一下。我瞧她机灵，应该学得很快。”

就在这时，“机灵”的袁飞飞拎着热水壶进了屋，壶身上还冒着白气。

洪英本想伸手帮个忙，谁知张平的动作更快，将袁飞飞手里的水壶提了过来，袁飞飞的脸被热气熏得红扑扑的，眼睛透亮极了。

“老爷，我泡茶！”

张平手里又一顿，他将水壶放到桌上，冲洪英比画了几下。

袁飞飞看着张平宽厚的手在空中比画来比画去，脸上也随着手里的动作难得有了些变化。她看得有趣，一直盯着瞧。

洪英点点头，转过来对袁飞飞道：“小丫头，以后你莫要这般叫他了。”

袁飞飞：“怎么叫他？”

洪英解释道：“他叫你不必叫他老爷。”

袁飞飞遗憾，“那叫什么？”

洪英转头看张平，张平一时也不知如何回答。

袁飞飞灵机一动，“叫张平！”

洪英瞪她一眼，“没点规矩！”

袁飞飞头一低，张平拉住洪英，摇摇头，示意无妨。

结果到最后，他们也没讨论出个结果。

洪英喝了一会儿茶，准备离开。

“张平兄弟，老哥这就走了。”

张平起身相送。洪英边走边对他道：“你要多注意身体。”

张平点点头。

洪英走到门口，临了，转身对跟在后面的袁飞飞道：“你好好伺候你家主人。”

袁飞飞猛一点头，“好！”

“哈哈。”洪英被她气势汹汹的一个字逗乐，摆着手离开了。

院子里又剩下张平和袁飞飞。

袁飞飞抬起头，试探性地叫了声，“张平？”

张平低下头，看着她。

袁飞飞马上把眼神移开。

过了一会儿，张平拍拍她的肩膀。袁飞飞抬起头，看见张平对她点了点头。

袁飞飞乐了，“我叫你张平！”

张平低声笑了笑。

袁飞飞再一次觉得，张平是个大好人。

之后，张平回到屋子里接着做活，袁飞飞又闲下来了。她这一闲，脑袋里自然而然便想起了马半仙。

刚刚洪英也果断得紧，将买下袁飞飞的二两银子交给了她。张平帮她把银子收在了木箱里。袁飞飞琢磨着得出去一趟，不然马半仙的尸首非化了不可。

她来到张平的屋子，扒着门板对里面道：“张平。”

张平回头。

袁飞飞道：“我能出去吗？”

张平点点头，对她做了个向下的手势。

袁飞飞看了一眼，马上道：“你让我早点回来是不是？”

张平又点点头。

袁飞飞猜了对他的意思，有些得意，道：“很快回来！”

得了张平的允许，袁飞飞跑出门，一路朝着城外走。

马半仙的尸首被安置在城外半里的土庙里，袁飞飞人小脚程慢，花了一个多时辰才到。

她进了破庙，一眼就发现堆在角落的草垛子被动过了。袁飞飞冲过去，把干草掀开。

“哎！？”尸首果然不见了。

袁飞飞心里凉了半截，骂自己真是没用，连个尸首都藏不住。

就在她丧气的当口，庙外传来人声，袁飞飞扭头，看见两个人从庙外走进来。

一个中年男子，领着一个男童。他们本聊着什么，结果进了庙，看见一个瘦弱的小姑娘站在中央，正恶狠狠地盯着他们。

那中年男子一愣，随即冲袁飞飞一笑，道：“刚才离开时还是空庙，这回来便多了个女娃娃。”

在男子旁边的孩子有些好奇地看着袁飞飞，他身穿一身白色小袄，微胖的脸白皙光滑。他问袁飞飞道：“你是谁？怎么在这里？是走丢了吗？”男童的声音清爽干脆，好听得狠。

袁飞飞可管不了那么多，死死地盯着面前的两人，恶狠狠道：“驴棍呢？”

两人都被她问愣了，中年男子先回过神，道：“驴棍？什么驴棍？”

袁飞飞眼睛瞪得都泛了红丝，她猛地抬手，指着草垛子，大叫道：“驴棍呢！？你们把他弄到哪去了！？”

中年男子顺着她所指的方向看过去，看到草垛子的一瞬，露出恍然的神情。

“你是说，那具……”

他话没说完，袁飞飞已经冲到他面前，扯着他的衣裳，“果然是你们！人呢！？”

可能许多事还干不明白，你多留心提点一下。我瞧她机灵，应该学得很快。”

就在这时，“机灵”的袁飞飞拎着热水壶进了屋，壶身上还冒着白气。

洪英本想伸手帮个忙，谁知张平的动作更快，将袁飞飞手里的水壶提了过来，袁飞飞的脸被热气熏得红扑扑的，眼睛透亮极了。

“老爷，我泡茶！”

张平手里又一顿，他将水壶放到桌上，冲洪英比画了几下。

袁飞飞看着张平宽厚的手在空中比画来比画去，脸上也随着手里的动作难得有了些变化。她看得有趣，一直盯着瞧。

洪英点点头，转过面对袁飞飞道：“小丫头，以后你莫要这般叫他了。”

袁飞飞：“怎么叫他？”

洪英解释道：“他叫你不必叫他老爷。”

袁飞飞遗憾，“那叫什么？”

洪英转头看张平，张平一时也不知如何回答。

袁飞飞灵机一动，“叫张平！”

洪英瞪她一眼，“没点规矩！”

袁飞飞头一低，张平拉住洪英，摇摇头，示意无妨。

结果到最后，他们也没讨论出个结果。

洪英喝了一会儿茶，准备离开。

“张平兄弟，老哥这就走了。”

张平起身相送。洪英边走边对他道：“你要多注意身体。”

张平点点头。

洪英走到门口，临了，转身对跟在后面的袁飞飞道：“你好好伺候你家主人。”

袁飞飞猛一点头，“好！”

“哈哈。”洪英被她气势汹汹的一个字逗乐，摆着手离开了。

院子里又剩下张平和袁飞飞。

袁飞飞抬起头，试探性地叫了声，“张平？”

张平低下头，看着她。

袁飞飞马上把眼神移开。

过了一会儿，张平拍拍她的肩膀。袁飞飞抬起头，看见张平对她点了点头。

袁飞飞乐了，“我叫你张平！”

张平低声笑了笑。

袁飞飞再一次觉得，张平是个大好人。